

女贞巷



女贞巷

峭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故事梗概

女贞巷走出不贞女，荒村中崛起色情热。美丽的乡村少女撞入现代化的漩涡，一场淫与情的争夺战发生在商品经济萌芽的小城。富足了了的野鸭头之流扮演着当代的西门庆。一个为封建伦理统治的女贞巷、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开放观念冲击下，一切封建的伦理顿时灰飞烟灭。男人们为金钱投入商品的大角逐，女人们以自身为资本投入人生的大拼搏，人性遭遇前所未有的鞭挞和考验。于是爱与恨、生与死、喜与恶、交织出鲁鲁和菊菊的现代人生、善良的人们于善行中升扬、荒淫者在荒淫中丧命。

美丽的山村少女、在严重污染的女贞巷中、饱受侮辱、亵渎、欺骗、性的摧残、如同莲藕生于污泥之中挺立起一朵亭亭玉立的蕙

新的现代女性之花。

现代生活冲刷人性。

商品大潮撞击人性。

不是男人的世界、不是女人的世界；也是男人的世界、也是女人的世界、新与旧、今与昔、光明与黑暗、荒淫与忠贞的大搏斗中，浓缩成一部催人泪下的女贞巷。

第 1 章

女贞巷的来历

一个古老的故事

本书要说的，是发生在女贞巷里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。

既然故事发生在女贞巷，就先说说女贞巷吧。

女贞巷在县城的西北角，是一条窄窄的巷子，窄得仅仅并排走得过两辆大车。对面两排房屋，夹得这巷道像秦岭山中的一条峡谷。这峡谷一直笼罩在淡淡的阴影里，只有在正中午时分，才能见到不大一会儿明亮的阳光。县城是十分古老的，这巷子自然也是古老的。时间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，这县城的建筑，基本上还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样式。女贞巷也是这样。它普普通通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。

但这巷子在县里却很有名气的，远远近近的人，别的巷子不知道，都知道城里有条女贞巷。

女贞巷为什么叫女贞巷？

一种说法是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巷子北头的井台上，有一棵异常高大的女贞树。早年，关中地区，女贞树极少极少，

女贞巷

这个县全境之内，只有这一棵女贞，算是全县一宝，号称十景之一，“女贞绿云”，颇含诗意的。这女贞树长得异常高大，比砖砌的城墙还要高。十几二十几里之外远望县城，黧黑的城墙垛口之上，都望得见它蘑菇状的树冠。巷因树而得名，人们便叫它女贞树巷，日子久了，人们嫌那个树字拗口，叫着叫着，便去了那个树字，叫成女贞巷了。

但这棵女贞树是夏是周，是秦是汉有着的，却谁也没见过。关于这树的种种说法，都属不见经传的轶闻趣事。

另一种说法是确有其据的。说是在大明王朝的正德年间，这巷里出过一个节烈女。这在县志上是有记载的，直到现在，还不断被人提起。

这巷子中段路东，有一户人家，姓贾。因为在明代万历年间，曾出过一位榜眼，因而人称贾榜眼家。这贾榜眼家有个小子，名叫贾文进，从小颖悟过人，五六岁时即可吟诗作对，被人称为神童。十三岁时，便中了秀才。贾家对他抱着满怀希望，认为他定会超过祖先榜眼，要考上头名状元的，谁知却应了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——“佳人命薄，才子寿短”，贾文进过了十四岁生日，一场突然袭来的伤寒，不到三天，便夺去了他的性命，呜呼哀哉了。那时候，凡有钱的人家，给孩子订亲都订得特别早，而且女方的年龄都稍大。这天折了的少年才子，在三岁时，便订了媳妇，是县城西面吕家村吕监生的女儿，名叫吕婉贞。贾文进一死，人们都认为，这场婚姻，怕就这样完了。谁晓得这没过门的媳妇吕婉贞，一听见自己前程远大的夫君突然死去，竟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头顶白纱，身披白衫，腰系白裙，脚穿白鞋，亲自哭

着走向女贞巷，找到婆家，说是要替夫君吊孝送葬。吕监生是个笃信孔孟之道的读书人，三纲五常，时刻恪守，一看女儿有此心意，自然全力成全，便亲自陪着女儿，一同来了。这一举动，立刻轰动了整个县城，男女老幼，你挨我挤，奔来观看。只见吕婉贞一边哀哀啼哭着，走到灵前，亲手点燃了一炷香，两枝烛，化了一串纸钱，便跪在地上，裂肝断肠地大哭不已，那眼泪儿，碎了的珠子一样，从脸上直朝下滚。哭得连观看的人，都忍不住也掉下泪来。那吕婉贞哭着哭着，忽然站起身来，猛地一头朝那副四页瓦黑漆棺材，撞了过去。人们不曾提防，都惊得呆了。赶到扶起她时，她满脸是血，昏厥了过去。一看，只见的她额角上，碰了寸把长个大口子，红肉都翻了出来，血汨汨地直朝外冒。好不容易，才救得她苏醒过来。她兀自哭得死去活来，口口声声，说是要随着她的未婚郎君，一同去到阴曹地府。未婚丈夫死了，没过门的媳妇去哭丧吊孝，这一带虽曾有过，却甚是寥寥，已算得上个稀罕事儿，如今吕婉贞要以死相伴，就更加令人骇异了。尽管贾家的人一再劝说，但吕婉贞矢志不改，说是一马难驾双鞍，一女不配二男；她生为贾家人，死为贾家鬼，既然进了门，便决不活着出去。要生则同床，死则同穴。这样一来，不但惊动了县太爷，知府大人，连巡抚也从省城赶来了。他们对吕婉贞叹赏不已，决心全力支持。贾文进死后的第三天，就在贾家，为贾文进和吕婉贞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婚礼。这婚礼的仪式，和正式结婚是完全相同的。不同的是，因为新郎已不在人世，便让新郎的弟弟或妹妹，怀里抱着一只大白公鸡，顶替新郎。（另外，还有两种情况，一是新郎

女贞巷

身在远方，婚期无法回家；一是新郎重病加身，借结婚冲喜，便让弟弟或妹妹，抱着一只大红公鸡，顶替新郎去拜花堂。）这一天，贾榜眼的家里，热闹异常。吕婉贞头戴凤冠，身穿霞帔，腰系百褶石榴红花裙，显得特别地庄严凝重，宛如一朵盛开的富贵牡丹。知县知府和巡抚的亲自光临，更使得这罕见的婚礼溢光流彩。仅是宾客，便待了三百余席，赶来瞧热闹的，更是人山人海。这个婚礼一举行，死去的贾文进和活着的吕婉贞，便成了名正言顺的正式夫妻。但就在婚礼举行后的当天晚上，夜半三更，新娘子吕婉贞用一条白绫，自缢在贾文进棺材上空的大梁上。于是，又一副漆得明光瓦亮的四页瓦柏木棺材，和原来的那一副，并排儿地摆在了一起。又隔了两天，便举行了这一对鬼夫妻的合葬大礼。这一天，比婚礼的那天更为热闹。因为能看见婚礼的人，毕竟是极少极少的，更多的人只能听听热闹。葬礼便不同了。因为它要出殡，要入土，从女贞巷到坟地，至少有四里路，人们即使挤不到跟前，从远处也会看见的。密密麻麻的人流，从巷子到坟地，如一片五颜六色激荡着的洪波。除了路两旁站着的人们以外，还有许多人是跟着棺木奔跑着看的，棺木周围，人像滚着的绣球。沿途千亩土地，庄稼苗儿，被踩得一棵不剩，地面像碌碡碾过的场面一样，又硬又光。谁不羡慕吕监生养了烈女，贾榜眼家出了个节妇？天下的女子，几个有吕婉贞这样的志气？几个有吕婉贞这样壮烈的行为？这可真可谓是感天地，泣鬼神的呀！不几天，便有了这样的民谣：

两家荣，一县荣，

女贞巷里显名声，

生儿看看贾榜眼，

生女瞧瞧吕监生。

又过了半年多，正德皇帝传下圣旨，旌表节烈女吕婉贞。不用说，县城里又出现了一番空前热闹的景象。吕婉贞与贾文进合墓地的路上，竖立起一座青石雕刻的贞节牌坊。这牌坊有五孔大门，一丈五尺多高，七根方柱上，龙缠凤绕，栩栩如生。中间的大门上方，刻着大大的“圣旨”二字，旁边四座小门的上方，刻着八个古代烈女的故事，人物形态逼真，颇有生气，据说均取材于《烈女传》。从大路要去坟地，迎着坟墓，又是一座青石牌坊。据说人们一到这里，武官要下马，文官要下轿，以示对烈女的崇敬。进了这座牌坊朝里走，一对石狮，一对石虎，一对石羊，一对石马，一对男石人，一对女石人，或蹲或卧，或站或奔，列成整齐的两行，显得庄严而又肃穆。然后才是乌龟驮着的大石碑，和贾文进吕婉贞的合葬墓。偌大一块墓地，复盖在一片郁郁苍苍的古柏的浓荫之中，真是气象森森，非同一般。这便是全县尽人皆知的烈女坟。

女贞巷的名字，据说便是这样来的。女贞者，贞女也，便指的吕婉贞这件事。

这是根据县志所载而言的。

但凡去过烈女坟的人都知道，这里的石牌坊，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石男石女，下半截儿，一直是湿漉漉的，从未干过。这又是什么原因？原来在民间的传说中，这故事却成了另一番样子——

吕婉贞和贾文进，虽说从小即已订亲，换了庚贴，但二

人从未见面，根本谈不上爱与不爱，为什么在贾文进死了以后，能以死相随呢？这里面，有个很有趣的隐秘。

这个吕婉贞，比贾文进大整整三岁，那年已经十七岁了。十七岁，正是荳蔻年华，已经懂得了男女之间的事情。这天，吕婉贞的姐姐来娘家，领着五岁的女儿，和吕婉贞睡在一个被窝。吕监生是个读书人，把女儿也都给了读书人。吕婉贞的姐夫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还爱摆读书人的臭架子，日子过得很拮据。跟妹妹脚对脚睡在一个被窝，不由说起了自己的委屈，说着说着，便羡慕妹子有福，跟了个神童，小小的便中了秀才，将来准能中状元，作大官，妹子也能当诰命夫人，享荣华富贵，不似她老在苦里熬，又没得个出头之日。吕婉贞为了劝慰姐姐，便说：

“好姐姐呢，你们穷是穷，可是却能夫妇相伴，白头到老。你说我好，谁知道呢？前头的路儿是个黑的。人家比咱家有钱有势，我过去了，还不知人家使得过使不过呢。再说，人家要是中了状元，当了大官，说不定要娶个三房四房，扔下我不管了……”

姐姐道：“你长得又好，手儿又巧，他欢喜还来不及呢，还能嫌弃你？他就是娶个小的，你还是要被尊为老大，你要他亲小的，他才能亲，你不让他亲小的，他还不得亲你！”

吕婉贞道：“姐，瞧你说的……”

姐姐道：“咋哩！姐说的是实话。姐要是个男人，能娶到你这样心疼的好媳妇，天天抱着你，怕连手都舍不得撒呢！”

三说两说，说得吕婉贞的心里直动，身上直热，一种莫

原 书 缺 页

原 书 缺 页

石榴花，吹喇叭，
那声儿传到东邻西舍家，
问一声奴的情郎在哪哒。

小奴家今年整整一十八，
出脱得就像一朵石榴花。
哎哎哟，一朵石榴花。
石榴花，香气发，
叫一声蜜蜂儿快来啞，
情郎哥你把奴家活想煞……

清清楚楚地，这是师友明的声音。这歌儿，她小时候也唱过，但那时候是唱着玩儿，并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。用不着人教，她现在知道它的情趣了。一听师友明的这声音，她立刻又想起了昨儿夜里那猫儿叫春的情景，立刻又想起了小外甥女那一只光滑柔嫩的脚丫儿，立刻回味起那神秘莫测的快感，这快感让人浑身通泰，美妙难言。说来也怪，她一想起这些，这快感立即像涨了的潮水一样，又在她的体内涌动了起来，一浪接着一浪，朝她连续地进行袭击。这人生最为神奇的快乐，鼓动着她的勇气。她把握不住自己了。她忍不住双手扳着墙头，脚蹬在柴垛子上，朝那边观看。原来东邻居在后院里种了几畦青菜，师友明手里拿了个小锄头，跼蹴就畦子里锄草，一边锄一边唱着。这清俊的面孔，结实的肩膀，虽说平常她是见过的，但今天看来，却和往日大不相同。它是那样地富有吸引力，诱惑力，她多想让他用

女贞巷

那粗壮的臂膀搂抱着自己，让他用厚实的胸脯紧紧贴向自己隆起的胸脯。她忍不住低低叫了一声：

“友明哥！”

友明正在唱着曲儿锄地，忽听有人叫他，只见西墙上露出了半张红朴朴的脸儿，一双水汪汪的眼儿，一眼便认得是吕婉贞。便笑着问道：

“妹子，你弄啥呢？”

“你唱啥呢？”

友明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，自然听得出这话中是有话的了，便放下锄头，走了过来，边走边说：

“你听啥呢？”

吕婉贞一笑说：“人家有耳朵，咋能不听？”

师友明走到墙根下仰着脸儿也笑着说：“那人家有口有舌头，咋能不唱？”

吕婉贞道：“你一个人在这儿悄悄偷着唱，有啥意思嘛！”

师友明伸出一只手抓着她的手儿说：“那咱俩这阵儿就一块儿唱！”

这手儿一抓着手儿，吕婉贞的身上，不由颤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才不唱呢，你唱的那是啥呀！”

师友明一看她闪烁不定的眼神，摸着她柔软如绵光滑如玉的手儿，浑身也燥热起来，说：“我唱的是妹子你就是石榴花，哥是只蜜蜂要把你啵！”

吕婉贞扑哧一笑说：“你想的倒美！”

师友明道：“美得太呢！”他拽着她的手儿：“你过来！”

吕婉贞道：“过来弄啥？”

师友明道：“过来美一美！”

吕婉贞半嗔半笑地叱道：“你敢！”

师友明瞧着她姣媚的样儿，胆子更大了起来：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

他说着，奋力朝上一耸，双手扳住墙头，便翻了过来，一伸双臂，便抱了个满怀！

吕婉贞道：“你敢！你敢！”

她轻声说着，却并不反抗，一任师友明去搂去抱。师友明一抱住她，便把嘴伸了过来。她忍不住也用嘴去迎接，两张嘴，紧紧地吸在了一起……

吕婉贞的母亲见女儿到后院去抱柴禾，半晌不见回来，一瞅，没个人影儿，觉得有点儿蹊跷，便走过来想看个究竟。女人家缠的是小脚，走路很轻，一男一女正玩得紧张，根本没有听见。婉贞娘走到近前，听见垛子后边，有人轻声呻吟，更觉奇怪，绕过去一看，只见俩人光着下半截，正搂得紧紧地干着这快活销魂的营生。她吓得浑身一软，便顺着柴垛子，跌坐在地上，流着跟泪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吕婉贞和师友明快活够了，分了开来，这才发现婉贞娘在他们跟前坐着。这一吓非同小可。师友明赶紧一穿裤子，翻墙跑了。吕婉贞忙穿好衣裳，过来扶娘，娘哭着说：

“娃呀！这不得了！人命关天哪！”

吕婉贞只顾一时快活，根本没有想到这事儿的后果，一看娘吓成这个样子，又这么说，也吓得不得了，说：

“娘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娘说：“这就够了，够了！”

婉贞娘到底心疼女儿，当她一听说仅此一回的时候，便把这隐秘藏在心里，心想，贾家下半年就要娶亲，人一过门，一了百了，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也就抹过去了。谁知道吕婉贞一度春风，却已暗结了珠胎。别人可以瞒过，吕监生却是瞒不过的。他提出一条麻绳，朝地上一丢，怒气冲冲地朝吕婉贞说：

“说！你是上吊呢，还是要让我把你勒死？”

吕婉贞吓得脸无血色，浑身抖个不住。

婉贞娘抱住丈夫的脚，哭着说：“你就这么狠心么？活活个人，你让她死！”

吕监生道：“女人一失贞节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也没脸再活在世上呀！”

婉贞娘道：“世上这样的女人不止她一个，难道就她该死？”

吕临生哭着说：“难道我就忍心么？你想想，咱家是甚样人家？虽说穷，可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这事儿一让人知道，咱家不让人拿唾沫淹了？”

婉贞娘道：“百人百口，谁咋说就咋说去，我只要我的女儿。”

吕监生道：“你倒说了个轻松。这世上，‘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孝当先’，做女人，最忌的，就是犯了这个淫字。咱的婉贞，犯就犯在了这个刀口口上面。咱要是个无知无识愚鲁人家，没皮没脸，不懂礼仪，也还罢了。咱家虽说并非大门大户，却也算得书香世家，即使别人容得，咱自己也容不得。

你再想想，她许配的是什么人？那是全县全省全国都有名儿的榜眼贾家。全国考试的头三名，皇上经过殿试，御笔亲点的！她的女婿，又是出了名儿的秀才，少年神童！这样的人家，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想攀结，还攀结不上呢！人家跟咱家联姻结亲，是瞧得起咱们。还因为咱家，是个读书的人家。如雪无痕，如玉无瑕。要是一听说他家没过门的媳妇出了这种丑事，还了得？论名声，论地位，论钱财，哪一样是咱们能惹得起的？就是我想让她活，豁出这张老脸不要，人家贾家呢？能答应么？从县到府到省，哪一级衙门，不看贾家的眼色？她免得了脚上锁，脖子上枷，上法场吃那一刀？与其将来弄得张张扬扬，还不如现在就一死了之，倒也干净！伤心一下子，也就过去了。”

婉贞娘和吕婉贞一听，父亲说的确是那么一回事儿。除了一死，无路可走了。母女二人抱在一起，哭成一团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消息传来了：贾文进一身水没有出来，死了。（这地方把伤寒俗称出水病，要是汗发出来，人便无生命危险；要是汗发不出来，必死无疑。这地方通常把出汗叫做出水，故有此名。）吕监生一听到这个噩耗，先是一愣，接着便高兴起来，不由哭着叫道：

“这下好了！这下好了！”

婉贞娘一看，以为女婿死了，女儿的这条命便可以保存下来了，便搂着女儿流着泪说：

“这一下，你可就能逃离这鬼门关了！”

吕监生道：“逃？往哪逃？”

婉贞娘道：“他家的儿子死了，难道也非让我的女儿死